

夏味生清欢

宫凤华

溽暑夏日，筒衣鹤步，到乡下老树下觅清凉、得夏味。古旧小院，母亲早年手植柿树，而今碗口粗细，枝繁叶茂，柿果累累，浓荫匝地，一院清凉。

午后河边蹲坐，柳丝抚面，水光映照灰墙黛瓦。用铅丝篮子拉青螺，或用丝网张鲚鱼。梅黄雨细，河鲜泼刺，远处圩埂上有水牛剪影，牧歌轻飏，一派古雅意蕴。

夕光酡红，不胜娇羞，林间鸟雀啁啾，暮色清凉而欢悦。清炒螺蛳的清香在深巷里弄里萦纤、飘荡。荷风清扬，群鱼唼喋，几人围坐，呷冰啤，吮青螺，剥食清煮豆荚，剔挑鲚鱼和龙虾，舌尖上的幸福与亲情洋溢的温馨，令人恍若隔世。

黄昏院中洒一桶冰凉井水，干涸的地面滋滋作响，细烟升腾。再搭一竹床，盛上一盆绿豆粥，一碗涨浆饼。绿豆青绿，绿近艾蒿、薄荷，优雅而诗意，心生清凉。

熬粥时，锅内绿豆翻腾起舞，粒粒绵软，汤色鲜翠，清香弥散，“熬至滴水成珠”。喝一口绿豆汤，凉意沁人。母亲涨的浆饼，中厚边薄，油光粉艳，黄中泛焦，纹理诡谲。饼中孔洞如蜂窝。咬进嘴里，滑润爽口，酸中渗甜，朵颐生香。涨饼里混有奇特的碱香，融合了菜油的浓香，浓烈而质朴。

晚风清凉，家人围坐，嚼青螺，剥嫩菱，啃西瓜，嚼浆饼，其乐融融。院子里竹床的嘎吱声，喝粥的咕嘟声，应和着水边的蛙鼓虫鸣。恬淡场景，如丰子恺的画，淳朴而丰富。

母亲喜欢用麻虾酱炖蛋、炖豆腐。雪白衬着金黄，油汪汪，吹弹即破。舌尖轻舔，细嫩鲜香，柔滑爽口，在唇舌肺腑之间，缠绵不已。麻虾的鲜美连同故乡的味道，在唇齿间游弋、流窜。丝瓜蚕豆汤美味爽口，汤汁浓稠如奶。

流萤翩跹，母亲会用蚕豆和绿豆做凉粉。新做的凉粉刨成丝，拌上萝卜丝、榨菜末、香菜末，佐以酱油、麻油，清凉酸辣，凉快而惬意。

小院盛满清幽月光，树影迷离。啜一碗橙红粘稠的南瓜羹，除了满嘴的轻咸温润，还夹杂着南瓜的本色轻甜。独有一股井水般的澄澈清芬，夜色被荡涤得通透而悠远。

院角薄荷丛生，优雅安静，浓绿幽密。叶片脉络清晰。采几片薄荷叶，洗净冲茶，茶香氤氲。也可到河边折一茎荷叶，晒干后烹茶。手摇蒲扇，斜躺藤椅，看叶片沉浮，悟人生冷暖。慢品细啜，浮躁消遁。

梅雨天喝雨水烹的清茶，促膝而谈，再相伴一小竹筐青嫩欲滴的梅子，则更有情致。品啮青瓜，嘎吱声有如冰河乍破。满腔满腑，都是对土地辛劳的感激。

新菱煮熟，凉水沥干，肉质紧密，粉而不腻，诗意和水香一齐袭来。菱米烧绿头野鸭，濡软爽口，自有一股乡野气息和田园风味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，清新淡雅之欢。伏夏燠热，心远地自偏，抛开世俗和琐碎，临水而居，得乡风民情的濡染、芰荷菰蒲的滋润。夕阳隐退，暮色苍凉，青苇摇曳，乡愁潺湲流淌。夏日悠长而清凉，夏味带给人的清欢，如一抹清远的月色。



暑气 汤青 摄

最美的回首

赵瑞霖



向阳 汤青 摄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，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——南宋·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

这一年的元宵节，好像和往年一样却也不一样。繁华的临安街道上，车水马龙，行人如梭。

我们的热血男儿辛弃疾看着窗外的流光溢彩，不由得迈开了脚步向外走去。临安现在是没有宵禁的制度，加上正好是元宵佳节，所以异常热闹。

满城的花灯在夜里就像是被春风吹开的花朵，异常夺目。有的人在街上放着烟花，在空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就像流星划过。一辆辆装饰华丽的

马车从辛弃疾的身边飞驰而过，也不知哪里飘来的香味，这么的好闻。大街上到处都是观灯赏花赏月的人群，还有公子小姐在那里吹奏着美丽的乐曲。

此情此景，触动了辛弃疾的心。如果整个国家每天都是这么祥和安稳，南宋子民该是多么有福气啊！可是现在啊，南宋正遭受金人的入侵，战事连连。

遥想十多年前金戈铁马，风华正茂，驰骋沙场。以五十人敌几万金人，是何等的雄壮。而如今，正值壮年，却眼看金人大兵压境，报国无门。

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

用呢？辛弃疾继续在欢歌笑语的街道上走着。这个时候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群美人。她们衣着华美，头饰精美，有的插满

蛾儿，有的戴着雪柳，有的飘着金黄的丝缕。她们面带微笑，带着淡淡的香气从辛弃疾面前经过。

在群艳芬芳中，辛弃疾开始寻找，可始终没有寻到他想找的美人。突然一回首，他发现那个人却孤零零地站在灯火稀稀落落之处。

那个人真的是他所寻找的人么？是的，那人正是他自己。那个不愿随波逐流，自甘寂寞的自己。

虽然现实很悲凉，尘世很辛酸，政治很无奈，但在这喧嚣无奈的现实里，那个有着坚定自我的自己，被辛弃疾找到了。

要知道辛弃疾自幼生长于金兵肆虐的沦陷区，可他却有一颗不屈的爱国之心，自幼就有坚定的报国志。年轻时加入义军，擎起抗战大旗，然后渡江南归，寻宗认祖，然后突入金兵大营，手刃叛贼，当时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从此欲“料却君王天下事”，要“赢得生前身后名”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南渡之后，一腔报国志却无从谈起，他的抗战名作《美芹十论》《九议》不过是当权者案上的一堆废纸，甚至他为了准备收复失地苦练“飞虎军”，也被人弹劾为聚敛、滋事。可是即使这样，面对种种阻挠，种种非议，种种现实的悲哀，辛弃疾依然没有放弃过他心中报国的理想和对人生价值的永恒追求，即使到他临终时，在病榻之上，他还大喊“杀贼，杀贼！”

近一千年过去了，蓦然回首，我们仍然会记得历史，会记得南宋有一位文武双全，拥有拳拳爱国之心的辛弃疾。同时，也记住了那个最美的元宵节，和那次最美的回首。

人间多彩人情，也是人生一景，颇让人唏嘘和感怀。

旧书摊上的书从哪里来，从来不问。正如一块石头，从哪里来，最好别问，问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虽说那些当年从旧书摊淘回来的宝贝还在我的书架上站着，但猜想一万遍也猜不出，在我之后，它们的主人会是谁。这就是趣味。人生，命运，际遇，缘分，想想就觉得奇妙。

一个周日的上午，阳光铺照在身上，暖暖的，从图书馆里出来，一路向南，过一个路口，到了一条小街上。右拐，路两旁便是一个一个的地摊，经过卖古董的和卖邮票的，便是卖旧书的，各占一方，熙熙攘攘，热闹有味。那些旧书，或平躺在地上，一一展开；或摞成一摞，堆于一角；或被挂在两树之间的绳子上，花花绿绿，做特别推荐。着实可爱。

于旧书摊淘书，像喝茶喝咖啡一样，有瘾，这大约是淘书人的共识吧。

旧书摊淘书

郭雪强

刚参加工作那两年我经常光顾的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图书馆，一个是旧书摊。巧的是，它们相距并不远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步行三五分钟即到。

在图书馆里，尤其是期刊阅览室，阅读的大都是最新一期的杂志。而在小街巷，那个热闹的旧书一条街上，满眼看到的都是有些年代感的杂志和书籍。比方说吧，2001年、2002年左右，我在旧书摊上看到的杂志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，纸张皆是粗糙而泛黄的，很有草木和油墨的感觉。这就像馒头，现在的馒头雪白雪白的，松松软软，很好看。而以前的馒头泛黑泛黄，是小麦的本色，我以为更亲切。

旧书摊招人喜爱，除了古朴，更多是因为书的价格便

宜。一本《当代》或者《人民文学》或者《收获》才一块钱，买得多，比如一捆，说不定更加优惠。这些旧杂志，一律平展，不掉页，不污损，像是新的，旧旧的那种新。翻开之后，你可能以为内容陈旧，话题老套，谁知附着在纸张上的文字像陈年老酒一般散发香味，令人爱不释手。捧起一本旧书翻看，常常会入迷，是久别重逢的莫名感觉。在旧书摊淘书，有时会遇见到处寻觅未果的书，也会遇到想都没想过的看一眼便怦然心动的书。总之，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惊喜等着你。摊主很是精明，往往察言观色良久，早已准确判断出你是懂书的或者爱书的，还是外行。油滑奸诈的摊主趁机卖高价，憨厚心善的摊主却不由你说，大大方方地让利。此乃